

第一章 导论

江主席强调指出：面向 21 世纪，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历史任务，而培养高素质新型指挥人才则尤为紧迫。当我们跨入新的世纪，准备创造新的辉煌时候，翻阅那卷帙浩繁的战争史册，领略那壮丽奇异、惊世骇俗的战争史诗，欣赏那纵横捭阖、安邦定国的恢宏战略，品味那云谲波诡、跌宕起伏的斗智斗谋场景之时，便会激起思想的骚动，引发出理性的泉涌。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场波澜壮阔的新军事革命浪潮正迎面而来。面对新潮巨浪，我们必须勇敢地迎接挑战。

战争历来是智能要素汇集的大舞台。智慧文明的时代，也是智战的时代。进入信息时代的两军争锋，不仅是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能的竞赛，智能较量已经成为信息战的主旋律。中国古代兵家早就把“智”列为将帅“五德”的重要一项。产生于 2500 多年前的不朽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曾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成为军事人才必须具备五种素质的首要素质。军事指挥人才智能的高下，决定作战指挥能力的优劣，进而影响战争的成败。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造就一大批有能力驾

驭未来战争的智能高、素质全的新型军事指挥人才。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本书着重就智能要素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第一节 智能要素的一般理论

一、智能是学识、智力和才能的综合体现

智能，是相对于体能、技能而言的，通常称智慧，指学习、记忆、思维、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智能包括学识、智力和才能三项内容，它的结构犹如一座“金字塔”。知识是智能的基础，掌握知识是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前提；智力是对客观事物的观察、思考、分析、判断、推理、想象、综合等认识能力的总和，人的智力发展可以促进知识的掌握；才能是智能的具体体现，是在智力指导下，运用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和进行发明创造的本领。可见，智能是知识、智力和才能的统称，是各种素质的综合体现。

1. 渊博的学识是智能生成的客观基础。在自有战争以来的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军事领域是知识最密集的领域，军事人才无论是平时领导军队建设，还是战时带兵打仗，都需要有丰富的知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知识为特征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得到迅猛发展，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知识投入为主的智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知识高度密集的高科技大量运用于军事，使军事对抗的构成因素发生根本性转化。知识军事的到来，使单纯的军事对抗

让位于综合国力的对抗，这就必然导致军事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互相交叉，军事手段与其他手段的综合运用。未来战场将是科学技术最为密集的区域，信息化战争早已不是几部兵书加机枪火炮所能应付的。一个合格的军事指挥人才应该是集文韬与武略、博古与通今、理论与实践于一身，其知识结构要实现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坚持“博、专、新”的素质标准。“博”就是必须兼备多学科、跨学科的宽厚的知识面，要熟悉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法律、哲学、历史等相关的知识，并善于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专”就是精通本层级、本领域的军事专业知识和相关性专业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于工作指导和作战指挥。“新”就是能站在知识前沿，不断汲取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进而形成指导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新思路、新对策。高智能军事指挥人才必须依靠广博的知识来支撑。如果知识面过窄，知识基础浅薄，就无法驾驭现代战争。因此，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军人需要知识，军事指挥人才更需要全方位、高品位的科学文化知识。

2. 卓越的智力是智能生成的内在因素。智力是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既有先天遗传因素，又有后天的学习所得。智力的高低，给每个人造成了不同的生命状态和人生走势。智力是一个敏感话题，有承认智力有高低之分，有不承认这个说法，但人们在几千年无休止的争论中，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智力随着生命的诞生而诞生，随着生命的发展而发

展，智力在脑力劳动越来越发达的社会中日益显示了它经天纬地的特殊力量。对智力影响最大的是环境，没有合适的环境，智力无用武之地。智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智慧，它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辨别、比较、记忆、思考、计算、说话、语言、理解和想象等各个方面，由于这些方面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的参数不同，人就具有了不同的智慧类型。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智力水平，智力不是天才的专利，普通人身上的智力都以不同的形式的状态存在着，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之所以仍然普通，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没能很好地挖掘和利用。只有使智力处于一种运行状态，智力才能具有实际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潜藏着独特的智慧，这种智慧就像金矿一样埋藏在我们平淡无奇的生命中，一个人能否有幸挖到这座金矿，其关键在于能不能脚踏实地地发挥自己的长处，经营自己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有智慧，你认识到了自己的智慧的程度和指向，你就在人生道路上点亮了一盏明灯，照耀着自己该去做些最适合自己的事情，走上离成功最近的路途。所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即在于智力的功用。智力与智力相争相斗，则大智胜、全智胜、奇智胜、险智胜。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平庸的智力碰巧也能辨别真相，非凡的勇气有时也能弥补失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就平均的结果来看，智力不足总会暴露出来的。”因此“即使是一个职位很低的指

挥官要想取得卓越的成就，也必须具有卓越的智力，而且这种智力必须随着职位的提高而提高”。^①

3. 超群的才能是智能生成的具体体现。什么是才能？才能是指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本领，主要包括自学、表述、操作、组织管理、科学研究能力等等。才能是人在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同的社会活动需要不同的能力，有多少种社会活动就有多少种能力。军事指挥人才的才能是其在军事领域中的能力，从宏观上讲，主要表现为治军、打仗的才能，即：和平时期主要是治军的才能，战争时期主要是指作战的才能。同时，才能又是一个人知识的活化和升华，是现代军事人才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志。才能的大小取决于知识渊博的程度，经验积累程度以及智力水平高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早就指出：“在战争中，人们的精神不断起着反应，客观情况不断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指挥官必须把全部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必须随时随地地定下必要的决心，因此，他们的知识必须同思想和实践完全融为一体，变成真正的能力”。才能是以智力为中介，从知识和经验中转化而来的再生素质。

二、要素与系统要素分析法

所谓要素，是指构成系统的组成单元。要素是系统的基础和实际载体。系统如果离开了要素，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系统的组成单元具有以下特点：可分为不同

^① 《战争论》总参出版局 1964年版，第 83、108 页。

的层次；越复杂的系统，其组成单元划分的层次越多；在一个特定系统内，要素之间相互独立，彼此外在，有着差异性；要素之间按一定比例，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结构；同一个要素在不同的物质系统中，其性质、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在一个可分为若干子系统的系统中，要素具有二重性，除了要素自身的地位与属性外，还同时具有子系统的地位与属性。现代系统分析是对传统分析扬弃的产物。它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层次的观点丰富了分析方法，形成崭新的系统分析。系统分析就是把认识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进行分析的方法。可以初步确定系统分析三种基本形式，即系统要素分析、系统动态分析、系统层次分析。在实际运用中，这几种系统分析方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以差异分析方法贯穿于其中。这里着重介绍系统要素分析法。

所谓系统要素分析，就是从系统观点出发，将所考察的对象放在它所实际隶属的系统，以及该系统所处的特定环境中，作为系统的要素（或子系统）在它和系统整体的联系中以及和其他要素的相互制约中进行分析的方法。在现代系统工程方法中，与系统综合相对而言的系统分析，则进一步体现了这种新型分析方法。尽管二者用于分析事物的对象和基本手段不同，但其本质的特点是共同的，都是把特定对象作为系统的一个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放在系统整体的联系中，在它和其他要素的联系中进行分析，因而其方法论的实质与马克思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系统要素分析就是对这种分析方法进

行哲学概括的产物。它与孤立的实物分析相比，其基本区别在于：首先，孤立实物分析没有关于矛盾统一体的观念，分析它的组成和属性，可以孤立地进行；系统要素分析则离不开差异分析，在系统理论看来，差异就是系统，在系统中某一要素与系统整体的关系，该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都体现该要素所具有差异的关系。在任何复杂的系统中，多组差异之间又存在着各种主要差异与各种次要差异之间的支配和制约关系。如果不从差异整体上把握这些复杂关系，不能对特定差异和作为差异一方的要素在整个差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中肯的分析，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该要素。对于特定对象的认识，只有从该对象所隶属的系统出发，在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的差异现象中进行分析，才能得出该对象的正确结论。在现代系统方法中差异分析方法不仅在系统与要素问题上，而且在结构与功能、有序与无序、动态与静态、原因与结果、内因与外因等问题上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其次，孤立实物分析是建立在机械论的整体与部分的范畴基础上的，在机械论观点看来，整体是各组成部分的机械总和，部分可以脱离整体而存在，并仍然保持事物的本来状态。系统要素分析对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理解与此是根本对立的，它以系统与要素这对辩证范畴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陈腐理解，强调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诸要素所组成的具有特定性能的整体，要素则是系统整体性能制约下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系统与要素相互规定，互为前提。系统对于要素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系统是事物整体性的表

征，要素则受整体性的限制和规定。用分析方法认识客观对象，必须把对象置于更广泛的联手之中，以及与系统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中进行分析，才能以要素所具有的特定规定性。再次，传统分析方法受形而上学的影响，把分析与综合截然分开，认为只有分析之后才能进行综合。与此相反，系统要素分析是分析与综合相互渗透、紧密相关。把传统分析与综合分析的程序有机地结合起来，它所遵循的路线是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由部分到整体，再由整体到部分。在其每一步骤上，综合都作为前提和指导而存在于整个过程中。列宁曾经认为，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结合，是辩证法的基本要素之一。系统要素分析中所展现出的这种分析与综合的关系，就充分体现了二者的辩证结合。由于在分析中，综合是作为前提和指导而出现的，这样系统整体性始终潜在地存在于分析过程中。虽然分析的结果是对于要素属性的认识，但系统对于要素的制约关系却并没有被抽象掉，要素同系统的联系，部分同整体的联系，在分析的结论中得到了体现的系统要素分析与孤立实物分析的以上三个基本区别表明，系统要素分析是一种辩证的分析方法。

三、智能要素的基本构成

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综合性的发展，表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大量边缘和横向科学的出现。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博弈论、模型论、运筹学、耗散结构论、科学论等等，它们有的横跨于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有的渗透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有的

甚至融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并伸展到自然和社会的许多领域，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二是技术综合的出现。当代许多浩大的工程和新技术，都是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结果。科学技术的高度综合，也突出地表现在军事科学技术上，军事科学技术高度综合性的特征，从多侧面影响着军队的建设与战略战术的发展。近年来，发达国家军队频繁调整编制，不断推出新的军事理论，不断探讨新的作战方法，就很说明问题。这种新的形势，要求军事人才必须有多层次的智能素质与之相适应。我军的人才培养，也必须把提高军人的智能素质作为重要内容。因此，要适应“打得赢”的需要，就必须认真研究新型军事指挥人才智能结构要素，以便更有成效地把提高智能素质作为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军事指挥人才智能素质的构成通常包括两个方面：

（一）从智力结构要素看，主要包括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判断力、超强的预见力、高效的记忆力、科学的思维能力等。一是敏锐的洞察力。即善于全面、正确、深入认识事物特点的能力。它较观察力有更高的层次和要求。军事指挥人才的洞察力有其特殊性：要细致、敏锐，能够见微知著，由小见大，察事件于未萌之时；要深刻、透彻，能够察明真伪，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要迅速、快捷，战时能够及时把握战机，平时能够抓住解决问题的机遇。二是果敢的判断力。它是准确断定事物的能力。军事指挥人才的判断力尤为重要。因为未来战场上受到各种条件的

限制，分析敌情、作出判断、定下决心的时间通常是不多的，在战役、战斗的进程中，对变化的战场态势作出判断的时间很紧迫，往往只有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且情况错综复杂、真假难辨。“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在作战指挥中，军事指挥人才判断力的强弱，有时能够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三是超强的预见力。它是主体对客体的态势的预断能力。中国古代兵法中所说的“庙算”、“先胜而后战”，就包含了我们现在所说的预见力。由于军事领域的特殊性，军事预见能力之于军事指挥人才就显得更为重要。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如无预见，就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如无预见，就无主动”。^①不论是战争时期的指导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的指导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在其具体的实际过程展开之前和之中，都须臾不能没有正确的军事预见能力。四是高效的记忆力。它是指对学过的知识和经历过的事件能够记住，并能够在其以后呈现时再认识的能力。记忆能力是智能活动的基础。对军事指挥人才来说具有良好的记忆力尤为可贵。因为在战场上是不能靠翻阅资料去指挥作战的，对于敌情、地形、双方兵力兵器等基本数据必须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对于各方面反映的战场动态变化必须在头脑中有清晰的立体图像。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对抗的过程中，作出各种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五是科学的思维能力。它是指人脑对客观世界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能力。也是军事指挥人才智能素质的高级表现。在

^① 《毛泽东军事思想新论》第 191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军事领域中，任何先进的军事思想、成功的军事战略、克敌制胜的奇谋妙计，都是和科学的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战场上敌对双方智力的较量突出反映在双方指挥人才的思维能力的对抗上。而这种较量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思维能力的强弱。

（二）从才能结构要素看，主要包括果断的决策能力、高超的作战指挥能力、旺盛的创新能力、高明的协调能力、很强的交往能力等。一是果断的决策能力。果断决策是智慧和勇气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军事指挥人才必须具备的特有素质。尤其是在战场条件下，情况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上级的指示、下级的请示、邻的通报，由各种渠道和手段得来的情况，纷纷涌进军事指挥人才的头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求指挥员迅速定下决心，不允许有丝毫的迟缓和犹豫。否则，就会丧失战机，失去主动。这就要求军事指挥人才必须有战略、宏观、全局的决策眼光，既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根据主客观条件的新变化，提出有效的措施和计划，又能够结合时代特点，追求更高的标准，用坚忍不拔的毅力去探索和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二是高超的作战指挥能力。它是指军事领导者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和形式，将所属部队的作战和其它军事行动进行组织领导和实施正确指挥的能力。其作用贯穿于军事活动的全过程。作战指挥能力是军事指挥人才必备的最重要的能力，对其它能力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一个具有高超作战指挥能力的军事指挥人才，能够在复杂、多变、困难、紧急的情况下，善于把夺取作战胜利的诸因素

通过一定形式和手段组织起来，使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集合成一个整体，共同去完成任务。三是旺盛的创新能力。它是指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军事指挥人才的创新能力表现为善于吸收和运用别人的经验，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拿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新途径。四是高明的协调能力。它是指综合调理活动要素，使其配合得当，以保持系统总体平衡，发挥整体优势，促进计划目标圆满实现的能力。军事指挥人才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必须从整体目标出发，灵活选用协调的方式方法，切实搞好系统内部的协调、系统与外部的协调、上下级之间的纵向协调、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和各种对象的多维协调。五是很强的交往能力。交往能力是掌握情况、沟通情感，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树立威信、号令三军的基本保证，也是军事指挥人才必备的基本功。广泛的交际，能增进友谊，加强团结，开阔视野，学到知识，取得多方面的支持。军事指挥人才要善于和自己的上级、下属、同事、友邻、地方党政领导以及人民群众搞好关系。当然，这种交往要注意区分不同情况，保持领导风度。

第二节 知识军事呼唤智能型军事指挥人才

知识经济蓬勃兴起，知识军事涛声在耳。知识革命的涌动，既昭示着新世纪的挑战，也展现出新一轮的发展机遇。21世纪，人类社会将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将

重塑战争力量，智能将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

“知识军事”的提出，已成为军事领域的一个具有特征性的名词。知识军事，或称知识化的军事，标志着军事领域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际上讲，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知识军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 知识军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科学技术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也促进了军事领域里的变迁。自 18 世纪 60 年代发端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开始，到 19 世纪世界主要国家产业革命结束，生产形式从生产——技术——科学，再从科学——技术——生产的过渡，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数学、化学、工艺、工程技术的应用取得重大突破，把火器制造水平和规模提高到了新阶段，火药枪、火药炮广泛应用于战争中，取代了兵刃相接、血腥厮杀的战斗场面，衡量战斗力强弱的标准不再是主要看人的数量有多少，大刀、长矛有多锋利，将士有多勇敢，只有热兵器才上升为战争胜负的主宰地位，军事领域也最终从冷兵器时代发展到热兵器时代。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物理学的新发现和机器制造技术的发展，促使速射枪炮、坦克、飞机、潜艇、雷达等一大批机械化、自动化的武器投放到战场，坦克逐渐在陆上称雄，潜艇可以劈波斩浪深海扬威，飞机可以九霄角逐空中争霸，作战空间立体化，人类由此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战后以来，以原子弹、氢弹等通过释放光辐射、冲击波、放射和热能等造成巨大破坏和杀伤力的热核武器，成为国与国之

间相互威慑的“尚方宝剑”。特别是日本长崎、广岛两市成为美国“胖子”、“小男孩”核武器投放的“试验田”后，核武器不但加快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结束的进程，也拉开了核战争的序幕，使世界军事领域步入了核时代。尽管核武器仅在二战中才使用过一次，但却是大国与大国之间进行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小国梦想加入大国行列的力量砝码。至今，核战争的阴霾仍笼罩着整个时代。本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时代初见端倪，以高科技为主导的信息技术异军突起，信息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信息产业逐渐成为重要的基础性产业。作为“基地技术”和“系统技术”的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海洋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群的发展。80年代以来，美军“空袭利比亚”、“英阿马岛之战”等局部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大量高新技术应用，拉开了信息战的帷幕，初步展示了信息战的战略地位，使得知识军事时代呼之欲出。

（二）知识军事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军事领域始终和时代的脉搏息息相连。如果说体力经济时代造就了体能化战争，资源经济时代孕育了机械化战争，那么，今天汹涌澎湃的知识经济正催生着知识军事来临于世。不管你接纳与否，它都要向你走来或者说正在向你走来，这是人类高新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占地面积达130平方米，重达70多吨。耗电数百千瓦小时，而功能还比不上今天的一只电子计算器。目前，世

界上最快的计算机每秒运算速度是 1 万亿次。美国已开始实施 1000 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一旦成功，当前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工作近一年的工作量只需 30 秒便可完成。目前，人们已做到了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制造 3500 万门电路，到 21 世纪初，同样大小的芯片可制成 10 亿门电路。近年来，美、英、日等国正在加紧研制光控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神经网络计算机等前景诱人的计算机。光控计算机由于光的长距离传输速度比电子信号快 100 倍，其运算速度预计比今天的超级计算机快 1000 至 10000 倍。战争历来是高新技术的催化剂，也是高新技术的先人领域。从近年来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发挥的奇效就可见一斑。“爱国者”导弹系统之所以能成功地拦截、摧毁当时比较先进的“飞毛腿”导弹，就是由于它使用了电子技术和高科技综合发展的电子元件和微型高速度计算机的缘故。美英对伊拉克发动的“沙漠之狐”军事打击中，就是尽可能地使用高技术之法宝，充分发挥高技术武器高速度、高精度的特点，在 70 多小时内发射巡航导弹 415 枚，超过 1991 年海湾战争 42 天共使用 323 枚的规模。1999 年 3 月 24 日，北约向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时，一艘美国军舰在不到 25 秒的时间里就向塞尔维亚发射了三枚巡航导弹，而且在全球定位系统的作用下，命中精度大幅度提高。1991 年海湾战争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只占武器总量的 8%，而在对南联盟的这两次军事打击中却占了 95%。综合国力日益衰落的大国俄罗斯，装备了举世无双的“白杨-M”导弹，由于其制导和控制系统都采用了当

今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既令敌方发现不了，拦截不住，又可以打到地球的另一极，被称作 21 世纪的导弹。正因为握有这把高科技的“利剑”，才使俄罗斯多了一些敢对美国 and 北约军事集团说“不”的资本。现代武器装备总是最先成为高新技术的载体，高科技则为武器插上现代化的“翅膀”，而战场无异是检验高科技威力的“试验田”。知识已成为军事之“母”，军事离不开知识的“哺乳”，没有知识的军事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知识军事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产物。信息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先导，而信息要素又代表着知识的积累。人类知识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智慧创造科学奇迹的历史。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信息电子技术为先导的当代新科技革命，首先推动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突飞猛进。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美、日、德、法、意、英六国依靠信息技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 12 倍。据 80 年代统计，美国每年仅靠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就可以完成 4000 亿人的年工作量，相当于世界人口工作量的 87 倍，这就是信息化社会的高效益、高收益效果。随着社会的信息化，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也逐步显现出来，并从战术层次向战略层次深化。传感技术的发展，使战术导弹具备了超视距制导能力，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等作战单元的性能指标成倍提高。通过技术的发展并与电子计算机的紧密结合，使得武器装备逐步综合化，指挥控制实现自动化。可以预料，未来的战场定会走向信息化。在“沙漠盾牌”行动中，多国部队首先攻击的是伊军的“指挥、控制、通

信与情报系统”，使伊军在战争一开始就成为“聋子”和“瞎子”。北约空袭南联盟，也是首先破坏南联盟的防空雷达系统、防空火炮系统和军队通信系统，事实再次提醒着人们，信息化战争的时代虽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毕竟已经“千呼万唤始出来”。夺取制信息权就等于夺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信息畅，就有主动权；信息断，就要失去主动权。这已成为各国军队的共识。新的信息技术在全社会各领域无孔不入地渗透和作用，使信息和知识成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如果说在经济生活中，“知识=财富”。那么在军事领域“知识=胜利”。随着知识军事时代的到来，军事领域的变化就形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必然引起眼花缭乱的军事变革。新的信息技术好比孕育军事革命的“母体”，武器装备的发展、体制编制的改进、教育训练改革、军队的指挥管理、战略战术的制定等，都将围绕打赢信息化战争这个重点来进行。战争的信息化必然孕育出军事的知识化，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此可见，未来军事领域的斗争将在智力中展开角逐，在知识中决出胜败。谁掌握了高新技术，谁就掌握了关键的信息技术，谁就会占领军事斗争的制高点。

二、锻造智能型军事指挥人才是迎接知识军事的必然要求

“知识军事”有力地叩响了新世纪的大门，“知识战争”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不能坐等观望，更不能等别人研究成熟了自己再起步。眼下，奋起探索的精神和大胆超前的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未来信息化战